

，為社會所公認共許者，即浸假而成標準字，未可以強制行之。是則先生之主張，與大陸之所謂簡體字，足以破滅中國文化歷史者，截然大有不同，此余所以建議先生與其稱之為簡字，毋寧稱之為俗字者，蓋取約定俗成之意，非任何人得而臆為之也。

文字之為物，乃天下之公器，非為一人一地

悼念梁實秋先生

邱七七

民國三十七年寒假回家過年，閒着無事到處找書看。服務司法界的祖父退休在家，他的休閒生活是寫字、做詩、看書，書架上新舊書籍都有，我挑了兩本笑着說借我看。

一本是「平屋雜話」，篇章短小，從生活取材，讀來順暢有餘味，可惜記不起作者是誰。另一本記得很清楚，是「雅舍小品」，梁實秋先生寫的，也是取材自日常生活，落筆處是一些人不自覺的可笑行爲，如一篇談到宴會上入席前的「讓座」，把中國人矯情的多禮，大大的調侃了一番，但幽默不失溫厚，引人發出會心一笑。

我有幸先睹為快做了「雅舍小品」初版的讀者，「雅舍小品」截至目前為止已經出到第四十七版，每版印一萬冊，可以說是一本「常」銷書，也是梁先生的「招牌書」，一般讀者如提起梁先生的著作，最先想到的多半是這一本。

作家鍾梅音女士生前最不服氣別人介紹她的作品時總提早年寫的某一篇，她說就好像她一輩

一時所偏有，文字之趨簡亦是由於大眾共同需要所形成，隨時創造，隨時淘汰，每一形體有每一形體之俗字，每一時代有每一時代之俗字，每一地方有每一地方之俗字，經過長時間的演化發展，既有正體字為簡俗之依據，復有易知易從，愛日省力之俗體，以適通俗之應用，誠如先生所言，以不違背六書，依文字規律使之簡化，合理易

子只寫過這麼一篇文章似的。「雅舍小品」變成梁先生的「招牌」書，同樣的也掩蓋了他別的作品的光芒。實際上梁先生著作等身，自民國二十年起，就在胡適之先生鼓勵下開始莎士比亞全集的翻譯工作，最早譯成的幾本是「哈夢雷特」、「馬克白」、「威尼斯商人」、「李爾王」等，

那時愛好文藝的學生差不多都看過這幾本書。莎氏全集共三十七齣，翻譯工作前後歷時三十六年，於民國五十六年全部完成出版，這不僅在學術上是了不起的貢獻，這樣的專注與耐力也留給後世做學問的人良好的典範。

梁先生於民國五十五年自執教四十年的教書工作上退休，退休後專心著作，六十八年，寫完「英國文學史」，約一百萬字，「英國文學選」，約一百二十萬字，七十四年，這兩部鉅著出版。梁先生一生致力於譯介英國文學，能親眼看見這兩部鉅著出版，當了無遺憾。

據梁先生親近友人透露，他晚年仍寫作不輟

辨為原則，可謂一語破的，切中肯綮，因正體字同是歷經演化，約定俗成，既為古今所遵用，且為專家之學，自不可無，而依此規律所自然形成之通俗字，亦不致為學者所輕，且通用而無礙，如此，則文字之演進與應用，既保持其應有之原則與規範，而俗字簡筆，亦因通俗使用而通行於民間，所謂「約定俗成」，也就無迂怪混淆之虞了。

，是受生活所權，一半的開支需來自稿費。他是老派文人，不會與人增版稅，稿酬，對許多該得而未得的錢財，向少計較，身後未留房地產，所餘金錢亦有限，不過這樣反而使後人在紀念他的時候多一份崇敬。

梁先生於七十六年十一月三日因心臟病告別八十六年的人生，無論識或不識，對這樣一位一生著述讀書不斷的學人，都有無限的哀思。梁先生民國四十八年曾替協志工業叢書譯介紀元前二世紀古羅馬帝王瑪克斯所著的「沉思錄」，瑪克斯以一世英主身兼苦修的哲學家在「沉思錄」中留下的智慧的言語，經梁先生優美深遂散文筆觸的譯介，使我們看的人每讀一句都深有所獲。這本書常在我的案頭，翻閱間不禁想起新近故世的譯者梁實秋先生。讀者心儀一位作家，却不一定有機會見到這位作家，像我就從來沒有見過梁先生，我是以老讀者的身份追念他，他，將永遠存在廣大讀者心目中。